

深阅读：概念构建与路径探索*

李桂华

摘要 深阅读是多学科讨论的热点概念,当前社会面临“深阅读危机”,促进深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任务,但至今未见对深阅读明确界定和具体阐释。现有研究对深阅读的理解主要有三个维度:与信息获取相关,与感受相关,与交流相关;而“参与性”是深阅读的基本属性。鉴于深阅读既是主体的参与行为,又是外部环境的作用结果,本文根据“生成认知”理论将深阅读定义为:读者这一具有心智能力的有机体与适合其条件的阅读对象相遇,在适宜的情境下产生积极的行为动力,进而发展而来的高参与度的阅读行为。文章剖析了深阅读对读者和社会的当代意义,认为数字时代深阅读的意义在于其具有“复合”价值,而新文本、新读者、新环境召唤着新型深阅读,应以创造相遇、丰富体验、回归对话为导向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图1。参考文献53。

关键词 阅读推广 深阅读 阅读参与 阅读行为

分类号 G252

Deep Reading: Concept Construct and Path Finding

LI Guihua

ABSTRACT

Today, the crisis of deep reading has been a pressing social problem,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clear definition or explanation of deep reading so far. In order to pursue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crisis, this paper tries to card the concept of deep reading and seek the essence and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it in the context of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an explicit definition of deep reading is required and the core of such defini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deep” in deep reading. Previous relevant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on relevant views—the first dimension involve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which has some key words like thinking,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related to feelings, which contains key words as pleasure, emotion, immersion and involvement; the third one is connected with communication with key words as communication, convers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se dimensions all have one consensus that readers of deep reading are not just passive receivers any more but more like active participants. Considering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readers regards behavioral involvement, cognitive involvement and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行为及其阅读推广对策研究”(编号:16ATQ005)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key project of “Research on Hybrid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Promotion Strategy Under the Convergent Media Environment” (No. 16ATQ0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李桂华,Email:1147471336@qq.com, ORCID:0000-0001-8356-620X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Guihua, Email: 1147471336@qq.com, ORCID:0000-0001-8356-620X)

emotional involvement, the “deep” in deep reading needs the interaction of those three involvements to realize.

What can be the main cause of reading engagement if regarding profound involvement as a feature of deep reading? Because deep reading is both a participation action for readers and the interaction resul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ading object, it is hard to explain these two aspects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common “binary opposition theory” of psychology-vs-physics or rationality-vs-sensibility. While, there is another path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o us by the “enactive cognition” theory from cognitive science in late years. According to the holism thought of the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deep reading as a highly involving behavior resulted from the active impetus generated by the encounter between readers, the organism with mental ability, and befitting reading materials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

What is the most valuable deep reading currently? To answer tha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s of deep reading for readers and society in digital era,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deep reading does not only have the value of promoting knowledge learning but also the value of combin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content, which is the compound value of reading involving knowledge value, recreation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moral value.

Could it be possible to find a way to bring people overwhelm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ck to the joy of deep reading as the reading habits in digital era has changed complete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potential strategies of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deep reading. The first one is to create encounter opportunity between readers and befitting text, which means to capture readers’ interest of reading materials at first and then help readers seek the suitable text through more explicit “maps” or “signs”. The second is to provide an experience guidance which is to make readers immerse and enjoy the pleasure of deep reading by exploiting the abundant experience created by new technology. The last one is to bring readers back to conversational nature of reading, in another word, to reinforce the reading engagement of readers by new social technology, and guide the reading back to its “dialogue” essence. 1 fig. 53 refs.

KEY WORDS

Reading promotion. Deep reading. Reading engagement. Reading behavior.

0 引言

随着倡导全民阅读成为国策,图书馆学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实践繁荣下的理论需求压力,而阅读推广的理论突破既需要解答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命题,也需要对实践中广受关注的热点概念做出阐释和回应。“深阅读”正是这样一个被广泛提及并引起多学科讨论的热点概念。自从 2002 年我国出现第一篇以“深阅读”为关键词的论文开始^[1],以深阅读为关键词的论文已超过 800 篇,这些论文散见于新闻与出

版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图书情报学等各领域。甚至 2010 年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谈对浅阅读、深阅读的看法。深阅读已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

如同其他社会热点话题的兴起,深阅读话语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作用下的一种学术涌现。这一学术涌现源于技术影响下阅读形态的巨大变化。当前,阅读工具的日趋便利已使阅读行为无处不在。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6 年我国成年人包括图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79.9%,比 2015 年增长了 0.3 个百分点,也就是

说,阅读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2]。同时,Liu的抽样调查则显示,4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他们正面临深阅读和聚焦式阅读减少的问题^[3]。其实,早在2004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就曾发布题为《阅读危机:对美国文学阅读现状的调查》的研究报告,公布了该机构对17 000位成人阅读文学图书情况的调查数据,指出阅读文学图书的美国成人人数已低于半数,这在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各类人群文学阅读都呈下降趋势,而且是加速度下降,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该机构认为阅读正面临严峻危机^[4]。已有学者提出,阅读危机的实质是人们由于缺乏以专注阅读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深呼吸,而陷入被大量信息垃圾围困的心缺氧状态^[5]。也就是说,与其说当前社会面临“阅读危机”,不如说是面临着一种“深阅读危机”。促进深阅读应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任务。

然而,目前学界仍缺乏对深阅读的确界定和阐释。究竟什么是深阅读?深阅读具有怎样的特征?在数字时代怎样能使被信息技术卷入的人们仍能享受深阅读之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新技术变革的语境下梳理深阅读的概念,探求其本质和内在涵义,以此为基础追寻“深阅读危机”的应对策略。

1 深阅读的话题背景

深阅读是一种阅读行为,而阅读是从书面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当书面传播代替口头传播之始,苏格拉底曾担忧对这种外在记录形式的依赖会降低人们的内在记忆,招致思想肤浅,因而强烈反对以阅读书本为形式的交流方式^{[6]67-76}。但他未预料到,阅读涉及音韵加工、拼写加工、语义加工、语法加工、形态学加工等一系列复杂的信息加工,不但要大量调用记忆和动用思考,而且只要加工更加精细和进一步延伸(增加100—200毫秒时间),就易于产生新想法,添加新的体验和情感^[7-8]。因此,文字不仅是一种记录工具,更是一种激发思考的特殊

媒介,阅读不是锤炼思想、产生深度的障碍,而是更便捷的路径。这使得书面传播以及阅读行为成为文明与文化传播的最基本方式,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深阅读并不是个普遍话题,毕竟,在纸质文本时代,从阅读到思考的过渡通常自然而通畅。

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由于阅读的主要对象——文本自身的特质,深阅读的发生向来需要条件。一方面,阅读文本较之接受其他信息有其独特性,即对连续性的强烈依赖。文本与一般的非语言系统不同,音频、视频等对象往往可以整全视之或思之,对其中意义的反应过程比较短促,但文本的意义呈现却不是“突现”的过程,而是陆续“涌现”的过程。因此,文本是一种要求读者读出系列意义的表现载体,只有通过时间上的连续阅读,才能获得对其全部意义的把握。也只有当文本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延伸为一种心理过程时,才能为读者的认知、判断和评价提供最丰富的可能性^[9]。另一方面,阅读的深加工乃至催生思想的过程不但需要以时间为条件,更需要注意力的充分凝聚。在感官信号间转移注意力是人类的本能,但读者需要抗拒这一本能,置身于一个“旋转世界的不动点”,才能开展深度阅读。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开启了静谧的空间,让读者可以建立关联,作出推论和比喻,酝酿自己的想法。也因此,深度阅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10]79-86}。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这两个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互联网精确地释放出各种类型的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瞬时的、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智能的。而且,一切都唾手可得,毫不费力。同时,面对这一纷繁的信息世界人们往往高度紧张且一心多用,在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习惯于快速切换,阅读速度更易增加,注意力更易分散,其代价便是理解力的降低^[11]。相反,时间则成为了更稀缺的资源,即便是短暂的思考,可能也是时间的浪费。因此,人们习惯于去“查找”,而非“阅读”,习惯去“遇见”,而非“领悟”,习惯于去“接收”,而非“想

象”,深阅读自然就成为稀缺物。

于是,苏格拉底曾经对文字应用的担忧,在一千年前不是问题,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倒成了问题。深阅读稀缺已引起普遍忧虑。

2 深阅读的本质:深阅读是怎样一种存在?

2.1 深阅读之“深”

该怎样使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回归深阅读?回答这一问题前,需要给深阅读一个明确的界定。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出现关于深阅读的权威定义。1994年,Birkerts在谈及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时首创了深阅读(Deep Reading)这一词汇,他这样描述深阅读:“我们可以控制阅读,所以它应当与我们的需求和节奏相匹配;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达到一定的自由,使我们主观的、联想的冲动被解放,这种状态我将其命名为深阅读。深阅读即对书的缓慢的、通过深思的占有。”^[12]显然,这是一种现象化的描述,并未涉及深阅读的本质。而其后出现的大量关于深阅读的文献,在谈及深阅读时也并未给出特定定义,均是从不同角度描述自己所观察到的深阅读现象。也就是说,对深阅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表象上,对其内涵并未形成共识。

要明确界定深阅读,其核心是怎样理解深阅读之“深”。

深度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指物体的深浅程度和距离的远近,后来引申为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以及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度。而哲学则对深度有更抽象的表述,如梅洛·庞蒂把深度的含义进一步与人的生存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深度是存在之维,是原始体验,它形成于物体的相互重叠与隐伏中、在主体与对象发生的关系中,对象之物的深度需要主体自我的深度来显示^[13]。显然,在实际运用中,“深”是一个具有较高抽象度的概念。

在众多谈及深阅读的文献中,研究者们围绕深阅读之“深”提出了很多不同看法。笔者将这些看法归纳为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与信息获取有关,相关阐述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包括思考、理解、探索等。如Wolf等认为,深阅读是一系列促进理解的过程,包括推论、演绎推理、批判分析、反思和洞察等^[14];Oubai等认为阅读深刻化是从碎片式、经验化的思维转向整体性、理性化的思维开始的^[15];洛特曼认为,深阅读时读者会从表象的世界抽离,转而凝视内在^[16];默盖尔则把阅读分为三个层次诠释,由浅入深予以区分,即知识性、理解性、探索性^[17]。

第二个维度与感受有关,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包括乐趣、情感、沉浸、投入等。相关阐述认为深阅读不只意味着信息的解码,如沃尔夫所指出的,情绪上的投入通常是能否进入阅读生涯的关键,他还发现流畅级阅读者的脑成像图清楚地显示出主管情绪的边缘系统,而认知区联结部分逐渐被激活^{[6]132};杜夫海纳指出,“深就存在于我们对过去的使用之中”“真正感动我们的是过去和现在在我们身上的汇合”^[18];张晓星、邓小昭认为,深度代表着一种“投入”与“奉献”,并不是“严肃”的含义^[19],而戴维·罗斯则将感受情绪和模式识别、规划策略一起作为阅读时大脑面向的三项主要任务^{[6]135}。

第三个维度与交流有关,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包括交流、对话、互动等。持该观点的相关学者认为,深阅读是互动的,它唤醒读者,要求读者全身心参与^[20];深阅读时读者需要把注意力从外在不停变动的感官刺激移开,好让它与内在的文字、思想、情感深度交流^{[10]79};当文本和读者相遇时,在读者因人而异的符码系统的作用下,两者之间由于互动和对话又产生了新的意义^[21]。因此,深阅读是阅读生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时刻,有着“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转化性效果^{[6]133}。

2.2 深阅读的参与属性

虽然对深阅读的理解存在不同,但这些理解有一个共性,即认为深阅读中读者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更是一个“参与者”。在德语里,

reading 这个词——lesen, lese, lesa, 字面意思是聚到一起,也指参与和注意并存。只有读者将自身作为一个参与者,才可能对阅读对象有更能动的思考,深阅读才可能发生。研究发现,阅读时,在读者从动机加工到生成一定认知策略的过程中,阅读参与是二者间的连接因素,而阅读的深度关键取决于阅读过程中思维的参与度和力度,取决于阅读主体能否对文本的内涵、语言、审美张力产生相应的应力^[22-24]。人们经常用来描述深阅读状态的术语“沉浸”,即是用来形容一种随着体验的发展而呈现出的最佳参与状态,处于沉浸状态的人往往会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执行某个给定的任务上,可能会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或他人的存在^[25]。

鉴于阅读参与是深阅读达成的基础条件,这一概念已成为阅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根据美国国家阅读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Reading Research Center, NRRRC)提出的阅读参与理论(Reading Engagement Theory),阅读参与指在阅读活动中动机和策略同时存在的行为^[26]。Fredricks, Blumenfeld 和 Paris 曾提出,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属性,包括认知参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27]。将他们对这三个维度的阐释运用于深阅读可以得出这样的认知:认知参与指读者使用高水平的策略来对待阅读对象,在深理解的基础上深入思考;行为参与指读者投入一定的时间、空间,排除干扰,积极地完成阅读;情感参与,则指读者享受阅读过程,并表现出一定的阅读热情。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单纯的信息输入不是深阅读。如 Mannheim 认为,过于强调认知参与是将深阅读作为一种“元认知处理”来认识,更像是导致“学会”(Learning)的深度学习^[28];Guthrie 认为参与的读者理解文本不仅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去理解,他们聚焦于意义,并会自觉避免分心,而且可能毫不费力地在阅读过程中应用自我监控和推理等策略^[24]。事实上,应试教育背景下通过阅读训练获得优异考试成绩但事后厌学的例子比比

皆是,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阅读引导中单纯认知参与这一维度难以支撑长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因此,深阅读之深,需要通过认知参与、行为参与、情感参与的共同作用才能达成,而深阅读,正是通过阅读参与的作用,呈现出与浅阅读不同的状态和收获。

2.3 因何导致深阅读?

只有理解某对象的形成路径,才能认识其本质。如果说阅读参与是深阅读的特性,那么导致阅读参与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对此主要有两类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认为,深阅读是被动的环境投射,蕴含着阅读对象等客体对读者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因此,作用于阅读参与的主要因素是文本本身及其物质形式。

文本是阅读的对象,也是深阅读产生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不同文本引发深阅读的可能性不同。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中,文本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正是文本自身的多义性使得它具有创新功能,可以促进新意义的产生^[16]。

同时,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还涉及身体的活动,因此有学者强调,文本的物质形式也会是作用于阅读深度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互动,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体验和文本内容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29]。因此,文本的物质形式将在具体空间中建立读者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会影响到读者的期待和阅读的感受。比如,对有些人而言,听有声读物更容易带来深阅读,因为他们缺乏阅读训练或足够的自制力,“读”书时容易被微信、QQ 等打断、干扰,转而它顾,而“听”书因是用耳而非用眼,即便受到干扰,仍能保持“听”的连续性,所以对这些人而言,“听书”更易于集中注意力;而对有些人而言,坐飞机或在机场更容易产

生深度阅读,因为这种环境创造出了一种适宜深度阅读的“狭小空间”。

持此观点的很多学者沿用行为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观察深阅读的发生条件。他们将阅读对象——文本及其载体视为一种刺激,而阅读行为是阅读对象作用于读者并引起不同阅读态度后的结果。研究中会假设不同阅读载体、文本形式对人们阅读过程和阅读效果的影响,进而展开相关实证研究,特别是针对电子书、超文本等的作用效果展开大量研究。

第二种理解认为,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介乎对象和观察者之间的主客关系,深阅读包含着读者的意识和意识体验,读者有其主体地位,因此读者自身才是在阅读参与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

按照这一理解,深阅读过程中的读者与浅阅读有所不同,深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往往是一个张力系统,享受着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的相对自由。如丁宁提出,深阅读过程是读者以文本为媒介,以其自在的社会文化系统为基础与自身交流的过程^[9];卡尔认为,深阅读的读者会不断将自己代入文本,与文本中的人物、关系、观点进行互动,从而达到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目的^[10]。而实证研究对此观点也予以支持,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一项研究曾使用脑部扫描来监视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的脑内反应,发现读者会在脑内模拟叙事里遇到的每个新情境。他们会从文本里抓出动作和感受的细节,再将之与自己过往的经验整合。活动起来的脑部区域经常与读者在现实世界中曾做出类似动作或曾观察甚至想象到类似动作时的脑部区域活动相当,因此认为,深阅读根本不是被动的行为^[30]。

也就是说,深阅读不只是发现原文是什么意思,深阅读过程中文本的意义并非固有的,而是由读者的反应所创造和决定的。而简单的信息传播要成为创造的过程,其条件就是文本接收者认知结构中的符号体系要更复杂,并且要

具有人格^[31];文本往往只是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新的领悟,甚至迸发顿悟的灵感^[32]。因而,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认为采用“刺激—反应”模型把阅读文本视为一个普通的物理刺激对象加以观察有失偏颇,如张国良提出,同样一篇新闻、一篇评论或一篇论文、一部小说,怎么会因为是在网络上阅读,还是在纸张中阅读,而产生深浅不一的差别呢^[33]?

两种不同理解使得对深阅读的研究面临着一种“解释的鸿沟”。因为深阅读既是主体的参与行为,又是外部环境和对象的作用结果,而按照惯常的心理与物理、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论”,很难对其进行包容性的解释。

近年来,来自认知科学的“生成认知”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理解路径。该理论认为,不是大脑具有心智,而是有意识地与世界打交道、作为整体的有机体、活生生的人具有心智能力。从涉身认知—嵌入式认知—延展认知到生成认知(Embodied Cognition—Embedded Cognition—Extended Cognition—Enactive Cognition),意识和意识经验的产生不是服从物理的因果律,而是通过有机体的自组织系统的部分与整体的互惠因果作用涌现出来,这一自组织过程使大脑、身体与环境耦合成为一个动力系统^[34]。

基于“生成认知”理论的整体论思想,笔者将深阅读定义为:深阅读是读者这一具有心智能力的有机体与适合其条件的阅读对象相遇,在适宜的情境下产生积极的行为动力,进而发展而来的高参与度的阅读行为。这一定义包括三个观点:①深阅读本质上是一种高参与度的阅读行为;②深阅读与阅读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有关,与阅读环境有关,但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态度;③促成深阅读的关键是促进读者生成认知,使其拥有良好的阅读预期和积极的阅读行为准备状态,发展积极的行为动力(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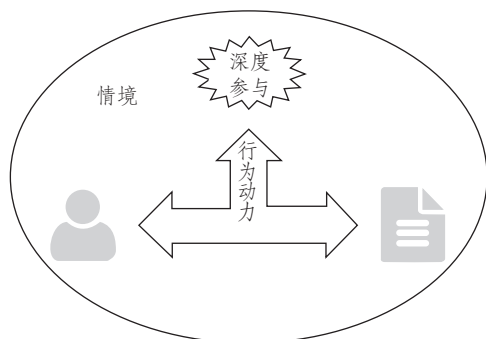


图1 深阅读定义解析图

3 意义构建：需要维度的深阅读

在对深阅读这一概念进行科学解释之时，我们还不能忘却一个事实，即逻辑体系的潜在价值取向本身具有可选择性，而且其意义也会在语境更迭下不断演化，因为“意义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35]。因此，在比较各类深阅读描述时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前环境下，怎样的深阅读最有价值？”只有经由这种反思完成对深阅读的意义解构，才能赋予深阅读以及构成这一活动的主要因素以完善的形式。

在现阶段，对深阅读价值的选择还是要落脚到阅读推广上来，要在厘清阅读推广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理解深阅读的现实语境，进而探寻其意义。阅读推广是干预式、介入式的服务活动，是面对环境变化带来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可以从社会和读者这两个角度观察深阅读的现实意义。

3.1 读者视角的深阅读意义

读者是阅读推广活动的核心，是深阅读所形成价值的承受者，也是深阅读意义的评价者。根据胡塞尔的研究，主体总是以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可能性为轴心组织自己的反应状态，而其评价对象价值的主要参照系统是其所在的生活世界^[36]。因而只有将阅读活动置于读者的生活

世界中去考虑，才能发现读者对其的价值需要。那么，数字时代，对读者而言深阅读具有哪些价值和意义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互联网等新技术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和改变。科技既可能是生活世界的推动者，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如席勒所言，科技对人性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使人更易于粗野和懒散，使得人原本浑然一体的内在完整和谐被破坏，享受与劳动、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对象、本质与现象决然对立^[37]。互联网科技也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人们的生活世界带来危机。亚里斯多德曾谈到三种生活——行动的生活、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6]。互联网等新技术使人们行动的生活、享受的生活质量得到快速提高，但同时也更可能被培养成为单纯的、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以致于价值选择能力失准，思维混乱，心灵萎缩，沉思的生活被挤压得几乎消失殆尽。深阅读通过丰富的阅读体验，使读者打通从心到脑的路，在享受中获得价值，并进而认识、理解生存的意义，建立起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从而完善其沉思的生活。这种心脑和谐正是当前的稀缺物，也是读者对深阅读需求的核心。

因此，对数字时代的读者而言，深阅读的意义在于它通过给予读者丰富的体验，使读者在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使精神和心灵得到滋养，发展和谐的生活世界，使生命更具质感。

3.2 社会视角的深阅读意义

阅读既有个人意义，也是富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活动^[38]。那么，在数字时代深阅读之于社会的主要意义何在？

回答这一问题，同样需要思考科技对社会的作用。很多学者认为，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具有双面性。科技的发展是一种进步力量，但也会导致人类活动的工具化，使得文化领域受到工具理性的侵蚀。海德格曾这样描述这种负面作用——“技术的铁蹄践踏着世界，它使各种自然形态仅仅屈从于功利的目的”^[39]。哈贝

马斯也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会把工具理性这种控制自然而采取的方法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失去了自由。但事实上,人不仅是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的人,也是具有理性的自我反思的人,因此,人除了工具行为之外,还有交往行为,即以符号、语言、意识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交往行为“以理解为取向”,可以取得对世界的一致性的整合而最终达到较完善的理性境界,不但实现生产力的学习,而且兼顾道德实践领域的学习^[40]。事实上,社会进化主要是价值观念与制度系统等的进化,因此,实践道德的学习是社会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

深阅读正是交往行为的一种高级形式。正如相关学者所认为的,文本作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第一要素^[41]。深阅读者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投影在书的世界里,使自我反省的朴素意识慢慢开始萌芽^[42],通过反思文本与自身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进而重塑自我^[19]。也就是说,深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其深度的参与,不但完成对功能性知识的学习,也在道德实践意识领域展开学习。而且,深阅读可通过多重渠道的社会交流使得读者与社会需要相协调,包括文本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流、接收者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接收者和自己的交流、接收者和文本的交流等。藉由这些渠道,深阅读者能够在文本的畅游中既获得工具理性,又收获道德实践理性。因此,可以说,深阅读既是理性的结果,又是理性的促进因素。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43]。若书的力量能到达青少年的灵魂,时代的精神面貌应该会有所改观。因此,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与其说深阅读对社会的意义在于促进学习和教育,不如说在于增强公民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在于促进实践道德与生产力的同步发展。

3.3 复合价值:新时期深阅读的意义构建

鉴于数字时代所带来的重大改变,深阅读对于读者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都更加凸显,而其当前意义不仅在于具有促进知识吸收的价值,更在于它具有“复合”价值。

基于深阅读的知识获得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附加机制,即读者在获得知识之外,总是会通过美妙的思考体验获得娱乐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体验价值等多重价值。只有具有复合价值的深阅读才能更好地满足当代个体和社会对深阅读的需要,也只有具有复合价值的深阅读才更有利于培养个体的长期阅读兴趣。利物浦大学阅读研究中心研究发现,相比较于那些只是把阅读当作工具的读者,为了愉悦而阅读的读者更容易培养起来阅读的习惯^[21]。因为,正是深阅读的复合价值使得阅读成为一个愉悦过程,促进读者长期阅读习惯的形成。

强调深阅读的复合价值,与传统基于工具理性、片面强调知识传播功能的图书馆服务理念有很大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浅阅读就是阅读对象通俗化、阅读动机娱乐化,将休闲文化视为深阅读的对立物。这种说法是长期以来图书馆学更强调工具理性、忽略读者本体需要的一种反映。袁昱明曾指出,工具理性在图书馆的表现就是,选择性地强调阅读的知识传播功能,忽视阅读的审美、艺术实践、道德实践、宗教信仰等功能和价值^[44]。而这种基于认识论的传统思维忽略了一点,即改造社会的起点是改造人本身,而深阅读产生价值的起点首先在于其对读者个体需要的满足。阅读通常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而创造阅读过程的复合价值,会使得浅阅读更可能发展为深阅读。

解构是为了建构,当我们解构了深阅读的当代意义并寻求意义建构之路时,需要建立的一个基本认识是,通过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进一步创造阅读包括知识价值、娱乐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体验价值等在内的复合价值,才能在碎片化阅读、浅阅读大行其道的今天重塑深阅读之吸引力。

4 技术变革下的深阅读促进路径

4.1 数字时代阅读行为之改变

我们相信,深阅读的本质不会改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时代读者阅读行为已然深刻改变,深阅读危机的应对方案必须以新的情境为起点。

首先,新文本创造着新读者。旧媒体正经历再塑造、再定位的过程,进而改变读者使用、体验甚至理解内容的方式。“今天,曾经被当作书之影的读者,却已脱离了书。影离体而自成一体,得到独立”^[45]。这种独立的标识就是读者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全面强化。读者乐于自主选择阅读方式,随时改变自己的阅读走向,通过对话互相影响,甚至边阅读边参与作者创造。读者的主体意识已得到空前加强。这代表了人类学习与交流的一场革命,其影响深阅读的路径还在持续变化,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和理解它。

其次,技术变革引起时间观念变化,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单位时间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对单位阅读时间质量的追求。技术变革的实质在于时间观念变化,它不仅加快了流动和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而且要求人们在极端稀缺的时间资源内从事令人愉快的活动^[46]。于是,传统的知识导向深阅读成为了许多读者权衡之下放弃的选项,他们开始追求更具有娱乐性、参与性的新型深阅读,而技术领域也正在顺应这一变化找寻新出路。搜索手机应用商店,你会发现,仅与“阅读”“读书”相关的手终端应用软件就高达数万个,微信里也有上千个与阅读有关的公众号,这些阅读工具都在以各种方式探索怎样利用当前技术条件帮助人们实现深阅读,提升深阅读的复合价值。

第三,屏读将逐渐改变人的阅读机能,进而持续、渐进、深化地作用于人们的阅读行为,深阅读也必然会呈现出新形式。从书本搬到屏幕,这种阅读对象的转移会改变人们对阅读对象的注意力和沉浸其中的深度,而超文本带来

的运动式阅读体验与文本的认知处理过程有着巨大关联。认知神经学研究显示,一起拨动的神经元会连结在一起,而没有一起拨动的神经元就不会连结在一起,大脑会回收无用的神经元和突触。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丧失旧的技能 and 观点而得到新的,比如网络新世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能对不断变化的上下文加以整合以发现其整体意义”的能力^{[10]49-69}。长此以往,碎片化阅读、数字阅读、即时性阅读等阅读形式会成为新常态,并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延伸出更有利于阅读参与的新形式,催生出新型深阅读。

4.2 数字时代深阅读路径探索

传统的深阅读难以维持,新的深阅读尚未确立,混沌状态正是酝酿新思想的契机。当前是否可能寻找到一种路径使被信息技术卷入的人们仍然能够享受深阅读之利?思考这一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思维的转向,即从“如何应对新科技对深阅读的冲击”转变到“如何利用新科技塑造新型深阅读”。

根据以上对深阅读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以及对当前阅读行为转变的思考,我们认为当前面向新型深阅读的阅读推广工作有三个路径:创造相遇,丰富体验,回归对话。

第一,创造相遇,即捕捉读者对阅读素材的兴趣,以更加清晰的“地图”和“路标”帮助读者在茫茫信息海洋中寻找中意的文本,创造读者与其相匹配的阅读文本相遇的机会,也即深阅读的机会。

对阅读素材固有的兴趣是深阅读动机中极其重要的因素。研究发现,每当读者发现阅读素材与他们的个人生活、情感或未来志向的联系时,阅读深度也会得到加强^[47]。同时,互联网是一个文本饱和的世界,用户倾向于扫读,在许多文章总结里快速搜索,但当对方抓住他们的兴趣,他们会深度地潜入某个特定的话题或文章^[48]。然而,个人所需的阅读资料往往被淹没在茫茫的信息海洋中难以查找。因此,碎片化阅读的“浅”在于信息知识库的“地图”不全或者缺乏,而碎片化阅读的“深”在于引导^[49]。只要读者在

碎片化阅读过程中,不断深化、沉淀自己的思考,发现内容的价值,也会逐渐向深阅读过渡。

新技术使人与书的邂逅更多元化,这为深阅读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如一些城市图书馆在地铁站等地设置自动借阅点,一些高校图书馆利用微信“摇一摇”功能使得读者在有兴致之时“偶遇”一本书,也有图书馆学习网上书店的协同过滤式推荐服务,为读者适时进行阅读匹配和推荐。这些阅读服务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备受关注,同时也显示,阅读服务若能嵌入读者的生活世界,使得读者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读物,即便是始于碎片化阅读也易于被引向“深”的思考。

第二,丰富体验,即利用新技术所创造的新型体验使线上线下阅读环境融合互补,通过丰富其阅读体验,使读者更易于沉浸并获得归属感,充分享受深阅读的乐趣。

我们曾经认为屏幕总是冷冰冰的,纸张才是温情脉脉的,认为纸张是更容易引起深阅读的一种载体,但事实上,大量的阅读研究表明,影响阅读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乐趣。如 Fuller 和 Sedo 调查了在群体阅读中读者的体验,发现阅读事件所引发社交的、情感的、智力的、审美的愉悦感,共同作用并向读者传递乐趣及其意义,因此,他们认为,在一个从符号到电子书的技术转折时代,读者正在寻求新的阅读体验,这是一种对最初的浅阅读的矫正^[50]。

尽管技术的进步可能使社会更工具化,但人的能动性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技术,并使之服从于特定的目的。今天的新技术不但能通过丰富的展现方式促进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而且由于读者与其相处的极大自由度而更易于控制阅读过程,将这些新技术运用于优秀阅读材料的推广,更可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较为充分地引发大脑中繁复多姿、鲜活活跃的表现因素,也有助于强化读者阅读动机,激活其内在心理能量,导致深阅读产生。如“中国记忆”等项目将阅读材料以多元形式展示,正是图书馆

领域在丰富读者阅读体验方面的尝试。近年来一些高校图书馆开始发展自己的书评系统,使读者在选择阅读对象之时,通过其他读者的评论建立对图书的良好期待,并在阅读中、阅读后通过撰写书评重温阅读内容,升华阅读理解和阅读体验。这些基于新技术条件的阅读服务尝试,都将在增进读者阅读体验的同时,增进读者对图书馆的服务体验。

第三,回归对话,即利用新型社交技术强化读者的阅读参与,使阅读回归其“对话”本性,进而唤起学习和思考,促进认知发展,提升阅读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双重价值。

人们热爱社交。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众多的网络社交工具已经强化了人的社会化本能,使人们潜在的社交需求得到全面激活,这种社交泛化“带来了一套推理方法,让我们认为周围的东西都是会思考、有感情的”^[10]。而深阅读表达的正是一种“投入”“对话”“参与”的阅读走向,与此具有一致性。读者、文本、作者、其他读者各元素在深阅读过程中彼此间会产生深入对话,而数字时代这种对话将进一步放大,如一城一书、一校一书、网上阅读论坛等群体阅读模式即是通过交流和对话强化读者的参与,而藉由技术工具不但可以实现即时读书会,而且可以实现共享批注和书评的非同步交流,更给阅读对话创造了新的可能。

数字时代的深阅读,必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与大数据、社交网络等工具的“以人为本”的参与式阅读。阅读的深浅状态并不取决于阅读的文本和载体,而是取决于阅读中思考和感悟程度的深浅,因为“思想是在与他人思想的对话中自己生成的,并非来自入侵者的占领”^[51]。吴建中在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报告中提到,早期图书馆的前身就是读者俱乐部,也叫社交图书馆^[52],而数字环境下阅读不仅是个人获得优质阅读体验的过程,更是传受双方互动交流、产生新认知和情感共鸣的过程^[53]。因此,今天的图书馆更需要基于新型技术工具促进自身的社交性,让阅读回归对话,赋予数字时代的深阅读以新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栾辉,舒华,黎程正家,等.汉语发展性深层阅读障碍的个案研究[J].心理学报,2002,34(4):8-13. (Luan Hui, Shu Hua, LiCheng Zhengjia, et al. Developmental deep dyslexia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2, 34(4):8-13.)
- [2]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J].中国出版,2017(9):5.(The result release of the fourteenth national reading survey [J].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7(9):5.)
- [3] Liu Z.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3, 61(6):700-712.
- [4]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Reading at risk: a survey of literacy reading in America [EB/OL]. [2017-08-17]. <https://www.arts.gov/publications/reading-risk-survey-literary-reading-america-0>.
- [5] 白龙.阅读危机是心灵缺氧[N].人民日报,2014-04-22(005).(Bai Long. Reading crisis is the anoxia of mind [N]. People's Daily, 2014-04-22 (005).)
- [6] 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M].王惟芬,杨仕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Wolf. 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M]. Wang Weifeng, Yang shiyin,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7] Coltheart M. Modeling reading: the dual-route approach [G]// The science of reading: a handbook.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6-23.
- [8] Frost R. Orthographic systems and skilled word recognition processes in reading [G]// The science of reading: a handbook.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272-295.
- [9] 丁宁.接受之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63-168.(Ding Ning. The reception dimension [M]. Tianjing: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163-168.)
- [10]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Carr N.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M]. Liu Chunyi, trans.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0.)
- [11] Dyson M, Haselgrove M. The effects of reading speed and reading patter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ext read from screen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2010, 23(2):210-223.
- [12] Birkerts S. The Gutenberg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M].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4: 105-106.
- [13] 梅洛-庞蒂.眼与心[M].刘韵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5-166.(Ponty M. Eyes and heart [M]. Liu Yunhan,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125-166.)
- [14] Wolf M, Barzillai M, Dunne J. The importance of deep reading [J]. Literacy 2.0, 2009, 66(6): 32-37.
- [15] Elkerdi O. 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J]. 秦鹏,译.求知导刊,2014(1):32-33.(Elkerdi O.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J]. Qin Peng, trans. Journal of Seeking Knowledge Guide, 2014(1):32-33.)
- [16] 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 [J]. 符号与传媒, 2011(2):188-193. (Peng Jia. Another text-centered theory: the response for Lottman's textual view [J]. Signs & Media, 2011(2):188-193.)
- [17] 章祺.浅析数字时代“深阅读” [J]. 中国出版, 2017(5):29-31. (Zhang Qi. An analysis on deep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J].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7(5):29-31.)
- [18] 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M].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439.(Dufrenne M. Aesthetic phenomenology [M]. Han Shuzhan, trans.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439.)
- [19] 张晓星,邓小昭.深度休闲信息行为研究述评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8):133-137. (Zhang Xiaoxing, Deng Xiaozhao. Research review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serious leisure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 59(8):133-137.)
- [20] Hall M P, O'Hare A, Santavicca N, et al. The power of deep reading and mindful literacy: an innovative ap-

- proach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J]. *Innovación Educativa*, 2015, 15(67):49-59.
- [21] Billington J. Reading for life: prison reading groups in practice and theory[J]. *Critical Survey*, 2011, 23(3): 67-85.
- [22] Guthrie J T, Wigfield A. Engagement and motivation in reading[G]//Kamil M L, Mosenthal P B, Pearson P D, et al.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0:403-422.
- [23] Naumann J. A model of online reading engagement: linking engagement, navig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digital reading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3:263-277.
- [24] 潘双林. 网络阅读深度化的实践探索[J]. *中国电化教育*, 2012(4):110-112. (Pan Shuanglin.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deepening of the online reading [J].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4): 110-112.)
- [25] Csikszentmihalyi M. The flow experi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human psychology[G]//Csikszentmihalyi M, Csikszentmihalyi I S. *Optimal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flow i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35.
- [26] Guthrie J T, Cox K E, Anderson E, et al.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instruction for engagement in reading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998, 10(2): 177-199.
- [27] Fredricks J A, Blumenfeld P, Friedel J, et al. School engagement[C]// Moore K A, Lippman L. *What Do children need to flourish?* New York: Springer US, 2005:305-321.
- [28] Mannheimer S. Some semi-deep thoughts about deep reading: rejoinder to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tudent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neuroscience of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J].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16, 40(4): 405-410.
- [29] Mangen A. Hypertext fiction reading: haptics and immersion[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2008, 31(4): 404-419.
- [30] Speer N K, Reynolds J R, Swallow K M, et al. Reading stories activates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visual and motor experiences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8): 989-999.
- [31] Lotman J M. *Mind of the universe: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0:69-75.
- [32] 吴靖. 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J]. *教师博览*, 2012(9):53-56. (Wu Jing. The civilization anxiety in the shallow reading age [J]. *Teachers' Life and Work*, 2012(9):53-56.)
- [33] 张国良. 新媒体时代的阅读行为[J]. *编辑学刊*, 2013(3):27-30. (Zhang Guoliang.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new media age [J]. *Editors Monthly*, 2013(3):27-30.)
- [34] 刘晓力. 当代哲学如何面对认知科学的意识难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6):48-68. (Liu Xiaoli. How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onfronts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in cognitive science[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14(6):48-68.)
- [35] 郭贵春. 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建构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2):19-36. (Guo Guichun.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16(2):19-36.)
- [36]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张庆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58-68.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M] Zhang Qingxi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58-68.)
- [37] 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 范大灿,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30. (Schiller. *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M]. Feng Zhi, Fan Dacan,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5:30.)
- [38] Mann S J.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ent experience: 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1, 26(1):7-19.
- [39] 乔治·斯坦纳. 海德格尔[M]. 阳仁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244. (Steiner G. *Heidegger*

- [M]. Yang Rensheng,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9:244.)
- [40] 张雯雯.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5-150. (Zhang Wenw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85-150.)
- [41] 康澄. 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4): 41-49. (Kang Cheng. Text: a core concept of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J].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005(4): 41-49.)
- [42] 斋藤孝. 深阅读: 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怎么读书?[M]. 程亮,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24. (Saito. Deep reading: how to read in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era?[M]. Cheng Liang, tran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24.)
- [43] 央广网. 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EB/OL]. [2017-07-08]. http://news.cnr.cn/special/2015lh/zb/lkq/wz/20150315/t20150315_518006330.shtml. (CNR News. Li Keqiang's answer to reporters' request [EB/OL]. [2017-07-08]. http://news.cnr.cn/special/2015lh/zb/lkq/wz/20150315/t20150315_518006330.shtml.)
- [44] 袁显明. 复合阅读交流本体论: 图书馆学重建的基础[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 32(2): 5-12. (Yuan Yuming. Composite reading intercourse ontology: re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uman thought collaps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4, 32(2): 5-12.)
- [45] 夏蒂埃. 书籍的秩序[M]. 吴泓缈, 张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87. (Chartier R. The order of books[M]. Wu Hongmiao, Zhang Lu,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87.)
- [46] 托马斯·古德爾, 杰弗瑞·戈比. 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 成素梅, 马惠娣, 季斌, 等,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46-147. (Goodale T, Godbey G Y. The evolution of leisur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M]. Cheng Sumei, Ma Huidi, Ji Bing, et al, trans.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146-147.)
- [47] Roberts J C, Roberts K A. Deep reading, cost/benefi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enhanc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deep learning in sociology courses[J]. Teaching Sociology, 2008, 36(2): 125-140.
- [48] Holmquist K, Hosanova J, Barthelson M, et al. Reading or scanning? A study of newspaper and net paper reading [C]//Radach R R, Jyona J, Deubel H. The mind's eye: cognitive and applied aspects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2003: 657-670.
- [49] 蒋霞. 碎片化阅读是否可以由“浅”入“深”[J]. 编辑学刊, 2017(1): 41-43. (Jiang Xia. Whether or not can fragmented reading develop from shallow to deep [J]. Editors Monthly, 2017(1): 41-43.)
- [50] Fuller D, Sedo D R. Reading beyond the book: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ul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51]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泰文, 顾亚玲,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 13.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M]. Bai Taiwen, Gu Yaling, trans.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8: 13.)
- [52] 吴建中. 从未来看现在——图书馆下一个十年[EB/OL]. [2017-08-17].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56229238/0460bdfdc574e879ac62231a3df2e84>. (Wu Jianzhong.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resent: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ten years [EB/OL]. [2017-08-17].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56229238/0460bdfdc574e879ac62231a3df2e84>.)
- [53] 刘明洋, 张妮. 数字时代“深阅读”四种路径[J]. 中国出版, 2017(4): 26-29. (Liu Mingyang, Zhang Ni. The four path of deep reading under digital era[J].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7(4): 26-29.)

李桂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

(收稿日期: 2017-08-24; 修回日期: 2017-09-24)